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 著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 著

于 汤 山 译

尹 希 成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年·北京

О.В. ТРАХТЕНБЕР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
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 1957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张逸勋

责任校对：董品仙

封面设计：杨莹莹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

奥·符·特拉赫滕贝格 著

于新山 译

罗希成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门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75印张 字数：200(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统一书号：20220·1 定价：1.80元

中译本再版前言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翻译出版，1961年第二次印刷，现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再版。笔者趁再版机会对全书的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做了较大的改动。在校订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太庆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作者奥·符·特拉赫坦贝尔（1889-1959年）生前是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外国哲学史教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他一生主要从事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是苏联四十年代以来几个版本的世界哲学史中世纪部分的作者。《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一书是作者在晚年集毕生的研究成果写成的，曾得到苏联哲学界的肯定评价。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六卷本《哲学史》在总结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时，认为“《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是最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中世纪哲学进步倾向的著作之一”^①。

作者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西欧中世纪哲学思想放在当时的世界哲学思想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了东方哲学、阿拉伯哲学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影响。

不论过去和现在，在哲学史的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这一理论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在西方建立的，东方没有建立什么独特的哲学学说，甚至污蔑亚洲、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人民没有哲学思维的能力。作者为了批驳这一理论，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专门辟出一章（第三章）较

^① 《哲学史》，第6卷（上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70页。

详细地介绍了阿拉伯哲学，分析了中世纪东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实际上，当西欧的哲学思想在神学的禁锢下发展水平还很低时，哲学在东方国家（中国和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就得到了高度发展。

阿拉伯哲学在中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阿拉伯人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大量翻译和注释了古代哲学家的原著，吸收了先进的东方哲学思想，成为联系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桥梁”。欧洲人正是通过阿拉伯人才认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东方哲学。以布拉班特的西格尔为代表的西方阿威罗伊主义和以罗吉尔·培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思潮，作为文艺复兴的先导，正是在阿拉伯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不仅立论正确，而且还包含了足以说明这些论点的丰富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欧中世纪哲学史料的不足。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欧中世纪哲学家的著作，缺少研究西欧中世纪哲学的第一手材料，而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和教会人士所写的第二手材料又充满了歪曲和伪造。他们大肆宣扬以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而把一切进步的思想斥为异端邪说，只字不提。

作者根据哲学史的党性原则，除对经院哲学作必要的分析批判外，用主要篇幅介绍了西欧中世纪哲学的进步倾向：唯名论，阿威罗伊主义和自然科学思潮，提供了有关厄里乌根纳、阿伯拉尔、伊本-路西德、伊本-西拿、狄南多的大卫、布拉班特的西格尔、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以及奥卡姆等进步思想家的材料。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复杂分析，在神学和经院哲学诡辩的深处揭示出唯物主义的内核。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还批判了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非历史观点。

中世纪哲学的一些进步倾向在哲学成为神学奴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有时不得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便以此全盘否定西欧中世纪哲学，认为它是清一色的宗教蒙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中断”。恩格斯指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①。实际上，正是在唯名论、阿威罗伊主义和自然科学思潮的进步倾向中孕育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新托马斯主义者，与全盘否定西欧中世纪哲学的极端相反，叫嚣回到中世纪去！回到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去！企图使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为现代蒙昧主义服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在序言中提出的为读者提供一本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比较完整的中世纪哲学简史的任务。

尹希成
一九八四年春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序 言

“中世纪哲学”这一名词是常用的，然而是有条件的。其实，本书所谈的不是整个中世纪，而只是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这一时期的发达的封建社会的哲学。此外，还有“空间的”限制。在本书中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西欧哲学。对所谓东方哲学的阐述，只能以了解欧洲哲学的需要为限。

我们现在不可能使本书内容牵涉过广和过于复杂，从而不能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和印度哲学学说的丰富材料进行单独考察，只能稍微详细地谈一谈阿拉伯哲学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哲学理论，例如，伊朗哲学和中亚细亚哲学，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对西欧哲学曾发生过直接影响。

对封建主义时期的俄国哲学和社会理论思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这是超出本书范围的、独立的、非常重要的题目。

不言而喻，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原理也适用于封建社会的哲学。作者虽然认为分析各种哲学观点的政治意义和阶级根源是很重要的，但也力求避免社会学化，而立足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之上。

阐明哲学体系同当时的一般文化水平，特别是同自然科学知识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辨明中世纪思想史中的无神论因素是有独特意义的。

中世纪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环境使哲学家们不大可能公开发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主张。因此，只有通过比较复杂的分析才能在神学争论和经院哲学诡辩的深处揭示唯物主义的内核。

在封建社会时期，各种哲学体系所具有的无神论因素（或接近、倾向于无神论的因素）往往证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倾向

性。自然科学知识因素的存在也证明了这点。在权威主义、空洞的抽象、三段论法或神秘主义统治的时代，思想家的经验感觉论的观点也证明了这点。

各种先进的体系都可以归结为下述三个派别的一种：唯名论、阿威罗伊主义和自然科学思潮。这些派别冲击了当时的正统经院哲学，成为以后进步哲学派别的始源。

在早期经院哲学时代（十三世纪前），哲学中只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个别的、尚未明显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形成和定形较晚，在十三到十四世纪才集中于上述的主要路线里。封建制度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进步起了决定性作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流传和阿拉伯哲学的直接影响也有很大意义。

中世纪的先进哲学派别归根到底是体现了封建主义时代的进步的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它们包含了未来的萌芽，为文艺复兴作了准备。

许多思想革新家的个人遭遇也是相同的。不断的迫害，革除教籍，坐牢和流放，烧毁他们的著作和派遣刺客杀害他们；这些战士们的命运就是如此。天主教——一切黑暗势力的基石——把一切都控制在它的残酷的、致人死命的手中。只是在反对罗马教会的极端残酷的斗争中（这种斗争的结果，通常是那些举起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旗帜的人遭到悲惨的结局），才在新的、进步的世界观这条锁链中铸成第一批尚还薄弱的环节。

本书阐述的中世纪思想的意义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阐述时还应该首先指出历史过程合乎规律的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阶段，用个别的实例来说明一般的趋向。同时还应该指出批判现代反动哲学的方向。

目前我们感到缺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比较完整的中世纪哲学简史。这样的著作几乎还没有。本书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对这类参考书的需要。

目 录

中译本再版前言

序言

第一章	早期经院哲学	1
一	经院哲学的先前史	1
二	早期经院哲学	13
第二章	唯名论和实在论	19
第三章	中世纪东方哲学及其对西欧哲学的影响	30
一	阿拉伯哲学	39
二	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某些哲学家	65
三	中世纪的犹太哲学	74
四	拜占庭	77
第四章	中世纪西欧哲学的“繁荣”	81
一	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繁荣的前提	81
二	正统经院哲学的系统化	89
第五章	西方的阿威罗伊主义和布拉班特的西格尔	109
第六章	自然科学思潮与罗吉尔·培根	123
一	罗吉尔·培根的先驱者	123
二	培根	129
第七章	唯名论的兴盛	167
一	邓斯·司各脱	167
二	威廉·奥卡姆	173
三	奥卡姆派	196
代结束语		208
人名表		223

第一章 早期经院哲学

一 经院哲学的先前史

早期中世纪文化的一般特征——教父学——加罗林时期的早期经院哲学——约翰·司各脱·厄里乌根纳

五到六世纪，在西欧奴隶制瓦解的废墟上开始形成了封建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瓦解的废墟上开始出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萌芽。欧洲古代历史时期结束了，中世纪历史时期开始了。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从古代世界向中世纪的过渡最初表现为急剧的衰退。罗马帝国的那些人口稠密和繁荣的城市因遭到蛮族的侵占几乎全部消失了。手工业衰落，商业萧条，大大地减少了资金周转。把欧洲分割成互相隔裂的小块（领地和农村）的、停滞的自然经济成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形式。农村在政治上统治了城市。

奴隶占有制社会没落时期的优秀文化几乎被不学无术所代替。当时，就连皇帝、伯爵等人物也不会写字，而是在自己的命令下面划上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

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整个来讲还是比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如果说奴隶占有制导致“斗争双方的阶级同归于尽”，那末在封建社会内部则孕育了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对当时来说这标志着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恩格斯写道：形而上学者认为中世纪“不过是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中断罢了。对于中世纪所作的巨大成

就，如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的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巨大的技术进步，都没有任何人加以注意。”^①

另一方面，过高地评价和粉饰中世纪及其文化，特别是哲学，也是不正确的。列宁在1913年写道：“……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②现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极力“赞美”中世纪文化的一切坏的方面：愚昧和神秘主义，教会权威的专横和对个性的鄙视，反科学性和空洞无物的经院主义。但对不顾一切冲破了封建压迫的新萌芽，却只字不提。

采取基督教教义形式的宗教无条件地成为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一切都打上了它那僵死的烙印。恩格斯写道：“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③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甚至革命的运动也必然披上异教的外衣。

身受残酷剥削的、分散和破产的农民处于愚昧和被压迫的状态，他们看不到解放的道路，没有权力，没有知识，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简陋的技术基础上，这一切就给宗教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断发生的内乱和抢劫、瘟疫和饥荒也促进了宗教的兴盛。

在这样的基础上天主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宝座。在西欧的某些国家中，天主教会有时占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天主教会积累起来的可动产也是巨大的。以最“合理化的”剥削制度统治着的教会地产没有象世俗封建主的领地一样被分散掉。以教皇为首的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度集中的罗马教会与分散的王侯、伯爵和男爵的混乱构成鲜明的对比。

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教会在文化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有知识的人”成了“教会人士”的同义词。学校完全掌握在总教堂的牧师会和寺院手里。

罗马的修辞学教师和哲学家马尔齐安·卡培拉（五世纪上半期）是四世纪前不可动摇的教学大纲的编纂者。轰动一时的“七门自由艺术”或者“智慧的七个阶段”分为两个系：人文学科（trivium）和自然学科（quadrivium）。在“三学科”里包括语法——“七门自由科学之母”，修辞学——按照语言规范表达思想的艺术，“辩证法”——下面将谈到的特殊的中世纪的逻辑学。“四学科”分为算术，“几何”）一种类乎最简单的地理学，其中掺杂着一些关于“地球奇迹”的虚构故事：一个人长两个脑袋，树根长出绵羊，或果实生出小鸟），研究历法和占星术的天文学，以教会歌曲为内容的音乐。非常明显，这个教学大纲是以培养僧侣为宗旨的。此外，教会、学校和科学使用的语言是那种与当时生动的人民语言失去任何联系的拉丁语。

上述一切决定了封建社会哲学的基本性质，难怪把这一哲学称为神学的奴仆。神学，作为整个宗教的结晶，其使命是从思想上论证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天主教会则是封建制度的支柱。

但是，封建社会的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进行着斗争和运动，尽管是微弱的和缓慢的。在思想领域中的冲突归根到底反映了农民和市民反对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派别”的斗争。封建主义欧洲的具体历史也说明了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具体阶段。

在中世纪的哲学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首先指出以下最一般的时期：

（1）在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分界线上出现了作为中世纪哲学序幕的教父学。在这一时期——从创立基督教教会起大约

至七到八世纪止——“教父”制定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哲学同神学合流了，更确切些说是被神学吞没了。

(2) 八到十二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准备时期和初期。经院哲学(希腊文是学院、学校的意思)是特殊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它在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地位。对“知识之王”——神学来说，哲学只起从属的和辅助的作用。经院哲学的基本任务是用思辨的逻辑方法来论证、维护不可动摇的神学“真理”，并使它系统化。

(3) 十三到十五世纪经院哲学的特点最初是“繁荣”，而后是瓦解。

(4) 东方哲学，主要是对西欧哲学发生相当大影响的阿拉伯哲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东方哲学的繁荣是在九到十二世纪。

长期保存古代遗产残余的拜占庭哲学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这点下面将要谈到。

* * *

基督教教义受过希腊化时期罗马哲学的影响。我们现在只举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派别中的几个：神秘化的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派的象征主义和罗马式的斯多葛主义。

亚历山大的斐洛(约公元前25年到公元40年)企图把犹太教的神学同希腊哲学特殊地结合起来。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父亲，那末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塞涅卡就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叔。流传到现在的、被认为是斐洛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一些譬喻地和唯理地理解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哲学)的混合物。西方观点与东方观点的这种结合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整个基督教观念……”^①在斐洛看来，《圣经》是希腊全部智慧的泉源。他认为要揭示这个“智慧”必须譬喻地解释圣经的条文。他所信奉的是把柏拉图主义同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结合起来的折衷哲学。

①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1933年俄文版，第16页。

教父哲学不仅从属于神学（即经院哲学），而且还被神学吞没了。宗教问题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对象。教父学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约到公元二世纪末）基督教护教论——在同异教的斗争中维护基督教学说——占优势。第二个时期（三到五世纪）主要用来研究和琢磨教义。第三个时期（五到八世纪）的特点是对积累起来的概念进行研究并使之系统化的趋势。教父学分成两派，西方派即拉丁派，东方派即希腊派。

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分析教父学，因此只举出“教父”中的某几个。

教父学的最初代表之一是弗拉威·查士丁（二世纪上半叶），他用希腊文写了所谓《辩护》（两篇）。在二世纪享有盛名的有里昂的主教伊勒纳乌斯（约死于202年）。他著有《揭露和反驳冒名为诺斯替教的〔学说〕》。还有他的学生罗马的长老西波里塔斯（约死于236年）著有《对一切异教的反驳》。最初用拉丁文写的基督教文献是和迦太基的法律学家德尔图良（约150或160-222年）的名字分不开的。他的观点是在斯多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却仇视所有古代的异教哲学和科学。在德尔图良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认为是他说的、人所尽知的一句话：“正因为是荒谬的（反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尽管实际上他曾这样断言过。我们只举这么一点：“神的儿子会死，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这是荒唐的。被埋葬了的神的儿子复活了，这也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等等。在信仰面前卑视知识和理性——德尔图良这些话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此。

亚历山大的神学派在基督教思想体系（它的希腊派）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从公元190年起就领导这个学派的亚历山大的克里门特却与德尔图良不同，他宣传的是信仰和知识的统一。

在基督教中，古代哲学是由克里门特的继承者亚历山大的俄里根（约185-254年）完成的。通过俄里根，哲学广泛地渗入了

亚历山大学派，从而渗入了早期基督教。俄里根的一系列学说在后来被认为是异教。

从四世纪开始了亚历山大教义问答派对哲学唯理派的反动和斗争。325年尼西亚公会把基本信条固定下来了。

教规的三个最尖锐的“问题”是神学的、基督论的和人类学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神的统一性和三位一体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结合的争论。第三个问题是从人“得救”或“赎罪”方面研究“上帝的恩赐”和人的罪孽深重的本性。最后一个人类学的问题是由奥古斯丁“解决”的，他是教父学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著名的拉丁派“教父”之一。

被称为“圣人”的北非洲希波主教奥古斯丁（354 - 430年）是天主教会的“真理的台柱”和中世纪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一个经院哲学家抱怨地说，他所以被责难为异教徒是因为他没有把奥古斯丁的著作与《圣经》等量齐观。奥古斯丁留下了有关各种问题的大量著作。他的百科全书对中世纪的思想家有特殊的价值，他们可以从这本书中系统地汲取各种材料。奥古斯丁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天主教，而且在实践上热心地维护了天主教。这位非洲的主教对一切异端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顽强地建立了天主教会的大厦。

在奥古斯丁看来，哲学和神学是统一的。在口头上他是古代哲学的敌人，而实际上他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者，更确切些说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奥古斯丁企图在这个哲学基础上展开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奥古斯丁认为，只有经过自我深化，经过神秘的自我认识，才能认识存在于人的精神中的真理。但真理不是我们心灵的产物，而是最高的上帝的实在。由此得出两条认识途径：一条是确立内在的心理经验的途径；另一条是通向上帝，通向借以论证和巩固世俗等级的天国等级的途径。

奥古斯丁写道：“如果我甚至怀疑一切，那就是说在怀疑着

的我存在着。”听起来这些话好像是笛卡儿说的，但这绝不是笛卡儿。奥古斯丁想通过神秘的直觉达到“同上帝的幸福结合”，可是笛卡儿却力图通过“自然的曙光”确立人的理性的万能。奥古斯丁主义的这个方面曾影响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学派。

奥古斯丁断言，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开发者，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柏拉图的理念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的笔下变成了“造物主在造物以前的思想”，变成了上帝的世界原型。柏拉图的超感觉的世界同以上帝为首的基督教的“天国”等级是很近似的。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上帝的意志在统治着，这是必然的“永恒的规律”，如无“天命，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但是，奥古斯丁没有停止在宗教的宿命论上。当然，他曾徒劳无益地企图把宿命论同人的意志自由结合在一起。看来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它受到上帝的意志的内在必然性的克制。奥古斯丁写道：“只有那些为上帝所喜欢的人的欲望才能实现，上帝早已预见什么样的欲望能够实现。”

真正自由的只有亚当，但他却利用这个自由犯了罪。原罪“沾染了”全人类。怎样才能赎罪和得救呢？要做到这点，人的渺小的力量是非常不够的。只有全能的上帝的“恩赐”才能使人得救。“自古以来”上帝就不管人的活动如何而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够得救的人，另一种是永远遭受地狱痛苦的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是天主教会，离开天主教会就“不能得救”。罪孽深重的世界和人类力量的渺小是教会存在的理由，奥古斯丁学说的全部脉络就汇集于此。当然，他的学说是不能首尾一贯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是处于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之交的奥古斯丁的一般特征。

410年，阿拉里克蛮族当奴隶给他们打开“永恒的城”的大门时，占领了并劫掠了罗马。世界性的罗马强国灭亡了。奴隶制的古代世界处在垂死的挣扎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组织——教会——成长和形成了。“圣”奥古斯丁说，国家

灭亡了，但内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外在于教会之中的上帝则存在着。奥古斯丁维护剥削制度，但他不是把垂死的帝国，而是把天主教看作拯救和巩固剥削制度的基础。

奥古斯丁的这些观点是同他的特殊的历史哲学分不开的。奥古斯丁写道，“历史是一个漫无边际的、错综复杂的东西，同愉快或真理相比，它带来的是更多的麻烦……”^①。尽管如此，但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奥古斯丁还是第一个提出，象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趣的历史哲学的人。奥古斯丁断言，历史是神的信徒和撒但的信徒的斗争，神的信徒力图在尘世建立“神之都”，而撒但的信徒力图建立世俗的、尘世的国家。如果“该隐的子孙”所创立的尘世国家灭亡了，那末就有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的神的强国”来代替它。这个强国在基督“再临”之前在教会中实现。实际上，这意味着教会权力大于世俗权力，天主教会统治全世界。奥古斯丁并不反对世俗的国家，只要它事事都遵循“神圣教会”的指示。

奥古斯丁认为，在教会同异教徒的斗争中，国家的协助是非常重要的。对待异教徒不应有任何宽容，宁可错杀，不可“误赦”。奥古斯丁用公开的诡辩来“确证”诸如此类的原理：要爱亲近的人，这就是说要希望他得到你自己所祈求的东西，但人都希望自己得救，因而爱亲近的人就是“力求得救”。肉体因折磨而痛苦，但这并不是灾祸；我们应该痛恨人间的肉欲，因为它是“灵魂的牢狱”。

奥古斯丁用诡辩来为社会的平等制度作辩护。他断言，奴隶制度不是上帝制造的，是因罪恶而出现的。奴隶制度既然产生了，这就意味着它是合理的，因而应该忍受。同样，私有制和财产若不经“上帝的允许”也不能产生。因而它们也是合理的。同时他劝穷人“只爱不能被剥夺的东西”，就是说不要爱财产（穷

^① 奥古斯丁，《论秩序》，第2册第7章，载《圣奥古斯丁作品集》，1879年基辅俄文版，第2卷，第209页。